

L'HOMME DU CINQUIÈME JOUR

法国最新获奖小说



ARROU-VOIGNOD

第五天的人

[法国]

阿鲁·维涅奥

著

裴荣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0224160



ARROU-VOIGNOD

L'HOMME DU CINQUIEME JOUR

法国最新获奖小说

第五天的人



[法国]

阿鲁·维涅奥
著

裘荣庆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天的人 / (法) 维涅奥著; 裘荣庆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法国获奖小说选)

ISBN 7-5306-2993-x

I. 第… II. ①维…②裘…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195 号

L'homme du cinquieme jour

Jean -Philippe ARROU - VOIGNOD

© Editions Gallimard 1997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资助, 并得到法国张博
刘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 特此致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8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6.80 元

内 容 简 介

“第5天的人”，寓指史前野人。据《圣经·创世纪》说法，上帝于第6天才创造出管理万物的人。因此，这之前出现的史前野人称做“第5天的人”。

1929年10月，年轻的地理工程师昂特雷伊·谢内诺夫去高加索地区执行地理测绘任务，在那儿经历了一场稀奇古怪的奇遇，从而使他的命运变得动荡不安。

1996年春天，出于一种难以说清的动机，年轻记者莫拉纳凭着感觉去寻找失踪的灵长动物学家埃克谢芒教授。后者无视传统观念，他的科研活动受到科学界的鄙视、同行们的嘲讽和猜疑，被视为异端邪说，他因此辞退一切工作出走了。

然而在埃克谢芒教授走踪秘密的后面，却

隐藏着本世纪一个最动人心弦的谜团：这就是“第5天的人”的秘密，即史前野人之谜。

于是，由埃克谢芒教授、一位土耳其学者、一个年轻的女语言学家娜塔莉娅和莫拉纳四人组成一支探险小分队，踏上了谢内诺夫曾走过的险路，去面对高加索的穷山恶水。

莫拉纳经历了从伊斯坦布尔到西班牙的漫长调查，最终随探险队深入到高加索河谷地区最隐秘处的伏罗迪森村，试图在那儿找到史前野人的谜底。

那么探险结束时，他们是否揭开了萦绕在心中的世纪之谜？自我超越，可能还有爱情以及寻求谜底的虚荣和每个成功后边的辛酸……

神说：“让大地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和野兽，各从其类！”
事情便这么做成了。

——《圣经·创世纪》

第一部分

莫 拉 納

第一章

军部地图绘制科，地理工程师昂特雷伊·谢内诺夫的日记：

1929年10月，卡拉沙伊-谢尔盖斯自治区，野营第3天。

从昨天起，我们一路颠簸在起伏不平的山地上，以致后来不得不抛弃我们的“餐车”。崎岖的山路上，海水般地漫布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子，马匹走得异常艰难。我们只好下马步行，一边小心翼翼地牵着马缰，惟恐伤着了它们。

究竟还得多少天，才能走出这险恶的山区？随着我们的前行，景象显得越发凄凉。一团浓重的雾从破晓时分至日落黄昏顽固地锁定在地平线上，不肯散去。今天上午，我徒劳地做了几次（地形）测量。一场冰凉透骨的毛毛雨使视觉模糊不清，因为持续的目眩，双眼感到相当疲劳，根本无法取得精确的测量数据。真不知我们的向导在既无仪器又无指南针的情况下是怎样辨别方向的。我们吃力地迈

动着双腿，两眼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地面，以抗拒时时袭来的头晕目眩。

在这个季节，一到下午5点天就黑了。夜，寒气彻骨。我们为抵御寒冷，在一个低处扎了营。四周的小灌木零落稀疏地长着，有几处荆棘丛活像山羊身上的毛散竖在山野里。我们一路上捡了一些干树枝，用来生火，以熬过这漫长的寒夜。

向导奥格尔，是个打猎的好手，长就一双飞毛腿，走起路来从不知疲乏。他在崩塌的岩石堆间追捕羴羊，左穿右插，迅捷灵活的身段无人匹敌。这新奇的玩艺儿耽误了我们的行程，但又怎能怨他呢，他捕获的猎物给我们枯燥无味的生活带来愉悦，也充实了我们每日的食物。

安置营地成了大伙机械性重复的日常课目：先卸下马鞍，照料好马匹，再竖起帐篷。队长斯万谢尼戈夫出色地履行着他的使命。此人脸色忧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曾在高加索部队受过训练。现今干练地指挥着我们这支“部队”。他的山地活动经验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严谨赢得了军人们的尊敬，是属于面目冷峻，办事果断，一旦采取措施便要落实到行动的那类人物，一个脚踏实地的“步兵”。

我只知道他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只令人恶心的大烟斗和一副游戏棋子。在他的行军背包里总是放着一只小小的木棋盘和数十枝已磨损发黑的棋子儿。几个晚上过去，我便养成了在他的帐篷内，凑着马提灯的光亮和他“对杀”一盘的习惯，而其他的人则围着火堆神聊。我由此发现自己渐

渐地对他产生了一点儿敬意。他规范拘谨的军人礼仪对我来说还不是那么难以忍受。我遐想着：这位行伍出身的队长，对我这个年龄上跟他有差距，总戴着一副“大学生”眼镜的工程师会产生何种感觉呢？

在这荒凉偏僻的山区，要带领一支“八人纵队”，他的能耐确实比我大。上帝保佑，但愿我能杰出地完成这一极其沉重的使命。

第 二 章

汽轮沿着海峡逆流而上。

黎明的天际，一抹黄色。黑黑的海水，波光粼粼。莫拉纳凭倚着舷窗，抽完了一支烟。此时的城市，只隐隐显出它“屋脊”的“中樞”，难以辨认何处是高大建筑物的穹顶，何处又是清真寺的尖塔。在波涛折射的晨光中，整个城市仿佛在微微颤抖。时交初春，气候却变得反常的潮湿，一丝风也没有。汽轮喷出的烟雾悬浮在一种暴雨将至的沉闷空气中，一动不动，似乎被粘住了。莫拉纳不由哆嗦了一下，感到脊背上的汗珠儿正在涔涔地扩散，连衬衫都湿了。“真不该喝那么多……”他思忖着。

这是他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第4天。昨夜是在亚洲之岸度过的：他没迷恋贝拉区的豪华旅馆的喧哗，却去了环绕于斯库港的人口稠密的平民居住区。那儿的老百姓们狂饮着自制烧酒，整座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凌晨，他昏昏沉沉地回到船上。过量饮酒使他感到极度的口干舌燥，空空荡荡而又时时发出酸腐酒味的胃强烈地抗议着甲板的颤

动……

“甘利阿姆·培拉米节^①，”米斯塔法说，“就是阿伯拉姆祭献日^②，一个极有寓意的宗教节日，我担任你的向导，你应该去我家过这个节日。”

米斯塔法一家住在港口西部的一栋小楼房里。小楼正面的壁墙上，斑驳陆离，处处可见岁月留下的痕迹。这栋由1立方米的石灰和水泥建成的小楼，两侧各有一个正方形的小阳台，上面晾晒着衣服。大家在院子里竖起了几张折叠桌子。院子是利用小楼的一处突出部分——一块空地——改建的。眼下被停放的小车和一个立在那儿的惟一的足球门占满了。整个下午，来自小亚地区的邻村宾客，坐着一一种形似戽斗水车，带有美国式折叠篷子的小车蜂拥而至。在一个背风处，有人在烤炙一头绵羊。所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都装满了温热的自制烧酒。夜幕降临，女人们开始翩翩起舞……再往下，莫拉纳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清晨3点，他站在楼梯上向天井撒尿。4点钟他醒来时，发现躺在一辆“孔蒂南塔尔”轿车的后座上，手中拿着一只鞋，脸颊上留下一条被车手把压碰过的痕迹。他趁机离开了那儿，无目的地在几条街上闲逛，脖子梗直，脑袋发沉，每走一步，脑中便发出一声轰鸣，像是在击鼓。

他在港口区滞足，正赶上鱼市。鱼贩子们开始搭起摊

① 土耳其宗教节日，延续4天。土耳其人通常都大吃大喝，以纪念阿伯拉姆的祭献。

② 据圣经记载，上帝要阿伯拉姆献祭自己的亲生儿子伊沙克以示虔诚。当阿伯拉姆准备杀儿子时，上帝的声音阻止了他。

位。他夹杂在一群水手中，坐在一个绿方砖铺地的小咖啡馆的露天席上，等着第一班轮渡。

37岁的莫拉纳已经历了太多的流浪漂泊，不会再去迷恋这个陌生城市的清晨。伊斯坦布尔并非超凡脱俗：如同以前走马看花地游览过许多城市一样，几天内他走遍了全城。匆匆的足迹和当地人群脚印交杂，来去无踪地出现在设在曲折的小道上的埃及人集市上，忍受着弥散在土耳其初春空气中的一种熏人的气味，一种混和着茉莉花、土花生和烤炙牛羊下水的味儿。昨夜，在真正的边境线上梦游般地度过，今天得走了。汽轮重重地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①的黑水面上，把他重新引向他力图逃避的却又变得惯常的流浪生活。就像揭开了一个梦的帷幕，耸立的城市在地平线处慢慢显现，在这个梦中，没有他的位置。

在到达西尔凯-埃尼诺米码头时，碰上一场雷雨，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大堆大堆的乌云突然在天空中涌现，倾盆似的暴雨顷刻浸淹了码头，冲散了来首都上班或探亲访友的人群。他跳上一辆出租车，顶着狂风暴雨向贝拉区驶去。

旅馆大厅内堆着不少行李车，女服务员忙碌地来回走动。他急步走向服务台，询问外出时有没有他的电话。男接待员仔细打量了一下莫拉纳，见他的下巴冻得发青，脸颊上滴着大颗雨珠，鹿皮鞋已潮润得发软，终于不无怜悯地摇了摇头。接待员也许这么想：“莫拉纳不是属于会有女人在大旅馆的服务处给他留便条的那类人；他更不是那种

^① 亚欧大陆相交的大海峡。

腰间别着呼机，随时呼叫有传真发到的商人。”说真的，一时间，委实很难判断出莫拉纳的确切身份：一位昨夜没在房内睡，用信用卡结账的法国旅游者？一个全部行李就一只帆布大旅行袋，并且毫不介意扒手光顾似地总把钱包高高地插在裤子后袋上的孤独者？他脚上一双舒适的软底鹿皮鞋，穿一件已发旧的宽大帆布短袖上衣，讲一口流利英语：这副打扮很可能被当成常常“突然袭击”贝拉地区的记者。这些记者们征用电话交换台，常从晚上5点开始在酒吧内发布异乎寻常的爆炸新闻……也许他是个便衣警察抑或是国际刑警机构的密探：他长得身材精瘦，眼周无睫毛，浓密短发，言行中透出一种受制于军纪的分寸适度的松弛……准是密探或军人，接待员终于做出判断，于是带着一种谨慎的谄媚把钥匙交给莫拉纳，这种人是永远没法让你揣摩的。

莫拉纳进房后便脱掉衣服，关闭空调，一头躺到床上。在半明不亮的房内，他久久地睁着双眼，听着从下面大街上传来的嘈杂声。雅克琳没给他来电话。他把床罩拉到腿肚子上，很快便睡着了。

“莫拉纳先生？”

来访的男人长得矮矮胖胖的，两腿挺短，秃顶，脑门四周一圈染过色的头发，他像由地下冒出来似的从沙发上站起，向莫拉纳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提着一只挺沉的真皮公文包。

“莫拉纳先生，”他重复道，“找到您真让我高兴，我怕

您把我给忘了，您还记得我，对吧？”

他袖口高卷，小臂上戴着一只不锈钢大手表，在浓密的花白汗毛丛中时隐时现。

“您也许猜不透我的来意，恕我冒昧打扰您……但这无关紧要，莫拉纳先生，我是个老人，我知道办这件事需要足够的耐心。”

“很好，”莫拉纳说着，一边把手从对方紧握的手中抽出，“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房内的电话铃声使他蓦地惊醒。

“莫拉纳先生，您的约会，来访者正在大厅等您呢……不，他没报名。”电话挂断了。

他十分吃力地从床上挣扎起来，口干舌燥，脑中一片空白。匆匆地冲个浴似乎还不足以理清思绪。他套上干硬的外衣，一面打电话提醒服务台别忘了给他预订晚上的机票。

现在，这个矮男人正以一种可笑的恭敬姿态向前躬着身子：

“我是默梅博士，伊斯康坦·默梅，愿为您效劳。”

面对莫拉纳露出的惊讶神色，他蹙起眉头。他穿一身暗褐色西装，可惜上装太短，使里面洁白的衬衫露出好长一段下摆。

“默梅博士，您忘了？”他沮丧地重复，“昨天夜里，我们谈了这么多，可以说已建立了某种友情……”

他因自尊受到伤害面深感难堪和失望：要知道，他把

公文包放在紧紧靠拢的膝头上，在大厅内等了那么久！大厅的时钟敲响了晚上6点。莫拉纳想：“我整整睡了一天。”

“让我请您在旅馆的酒吧内喝杯咖啡吧。”莫拉纳不无热情地建议。

好歹上飞机前得消磨几小时，为什么不能和这个染发的矮胖老头聊聊呢？他一边大步穿过大厅，一边徒劳地努力回忆昨夜发生的一切。

“您的约会，莫拉纳先生。”服务台的小姐在电话里这么说。他何时留下的在贝拉逗留期内的地址和姓名？又怎么会冒出这个夹着一只公文大皮包，略显拘谨而又自称是狂欢酒宴上的伙伴的人？昨夜莫拉纳喝得太多，和男人们一起狂呼乱喊，和女人们无休止地跳舞。后来，也许是在宾客间交谈时，他想必和这位秃脑门，双眼像要流泪的默梅博士讲过话：现在他作为一个“庭执人员”来提醒莫拉纳该履行的义务，该偿还的赌债或是该兑现的在狂饮大醉中不慎许下的娶某个金发女郎的诺言？……

空调开得极大的酒吧内，客人寥寥无几。钢琴周围的几个位置，已被一群上了年纪的人占了。他们每人都随身带着印有比利时一家公司广告的帆布旅行袋。他俩在稍远的地方就坐。莫拉纳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默梅要了一杯矿泉水。

“我是伊斯兰教徒，”他的语气有点咄咄逼人，节制饮酒似乎给他以某种优越感，“您马上就要走了，对吧？”他指指莫拉纳上衣口袋内露出的飞机票。

“飞机9点起飞。”